

陳懷澄 著／許雪姬 編註

陳懷澄先生日記

(一) 一九一六年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No. 21

The Diary of Chen Huai-cheng

Vol. 1, 1916

By Chen Huai-cheng / Edited by Hsu Hsueh-chi



ISBN 978-986-04-8933-0



GPN: 1010500886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陳懷澄先生日記

(一) 一九一六年

The Diary of Chen Huai-cheng

Vol. 1, 1916

陳懷澄先生日記 (一) 一九二六年

著者：陳懷澄

編註者：許雪姬

註解校對者：劉世溫、曾品滄、李毓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六五二五三五〇

劃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七一六號八樓

電話：(〇二)八二二七八七六六

定價：精裝四〇〇元、平裝三〇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精裝) ISBN: 978-986-04-8933-0 GPN: 1010500886 (平裝) ISBN: 978-986-04-8932-3 GPN: 1010500885

編者序：關於陳懷澄先生日記

一、採集緣起

二〇一一年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在收藏家郭双富先生提供下，採集了〈陳懷澄先生日記〉，立即在檔案館王麗蕉主任的安排下進行數位掃描工作，同年四月郭双富先生與本所簽訂採集同意書。爲了取得本日記未來進行解讀、出版的權利，在彰化女中老師、中正大學歷史學博士李昭容的協助下，和陳懷澄先生的孫子陳仰止先生取得聯繫，簽下文書授權同意書，完成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臺史所將這珍貴資料命名爲「陳懷澄文書」（批號 T091），包括十六冊日記及二冊記事本，共十八冊。

二、記主陳懷澄¹

陳懷澄，鹿港人。字槐庭、心水，號沁園，一八七七—一九四〇年，為鹿港陳家陳宗華第四子（養子）。自幼習經、畫、詩，及長以長於音律、工書法、詩詞俱佳聞名，亦即完成當時漢人所能獲得的教養，料想亦曾攻科舉之業，但史不足徵。鹿港文風夙盛，是臺灣中部文化中心之一，詩人輩出。一八九五年五月起日本治臺，時懷澄先生年十九，遭逢改朝換代，他因年齡和家事，無法在日本政權初肇時，進入國語傳習所學習新統治者的語言，本無法成為新的領導階層，但陳家和他個人的實力，是日本政府亟欲籠絡的對象，故一九一九年九月他擔任地方改制前的鹿港區區長，一九二〇年十月地方新制實行後，擔任首任鹿港街街長以迄一九三二年，也是唯一的臺籍街長。任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對鹿港建設的貢獻，舉凡釀資建築公會堂、學校、產業道路，規劃市區改正；又改良婚喪風習、解決乞丐問題。一九三二年任期屆滿，他想續任，求助於林獻堂而未果。²除了投入地方行政，他對教育事業有所貢獻，在推廣漢學方面，他任教辜顯榮家所設的大和家塾，教辜家子弟，如辜岳甫；也在鹿港公學校擔任漢文教師（至一九一五年）、學務委員、教育義會副會長。在提倡詩學、保存漢文方面，他是地方詩社、跨臺中地區詩社、全臺詩社的要角。一、地方詩社方面：一八九七年二十歲時與鹿港在地文人組成鹿苑吟社，是日治時期彰化地區第一個詩社；一九一四

年和鹿港詩友丁式周、施梅樵、呂喬南等組成鹿江詩會；一九二一年與鹿港籍櫟社成員莊太岳，意欲重振故鄉詩風，遂與櫟社成員施家本、丁寶濂、鄭汝南、蔡子昭，以及社外的陳子敏、許逸漁、朱啓南等，集鹿港詩社之大成，創立大冶吟社。二、參與中部最重要的詩社櫟社：一九〇二年以林痴仙、林幼春等人爲首，創立日治時期臺灣最重要的詩社——櫟社，是創社九老之一，他和社中的傅錫祺、陳瑚、陳實、連雅堂（後退社）、林子瑾（後退社）、莊太岳、鄭汝南頗有交情，在日記中可以得見來往的情形。三、任各地詩社的詞宗：詞宗在當時是評定詩作優劣的裁判，曾擔任臺北瀛社、星社、竹社、臺中怡社、頭圍登瀛吟社的詞宗；一九二六年爲彰化崇文社擔任文宗，爲其評審應徵論文的等第。

在文化事業上，他曾和傅錫祺、陳滄玉，在《中部臺灣日報》（往後之《臺灣新聞》）擔任編輯工作。他的詩作散見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文苑」、「詞林」、「詩壇」、「藝苑」中；最主要的詩集爲《沁園詩草》（一九二一），還有在嘉義蘭記出版的編著《吉光集》、《嫻

1 本小傳參考李昭容，《宜樓掬月意樓春：鹿港慶昌家族史續探》（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頁一〇五—一〇八。

2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輯，《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二〇〇三年），頁二八七。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洗面纔畢，槐庭……等來訪，蓋因槐庭鹿港街長滿任，欲託余向州當局求再使其重任也。欲拒絕之，因念多年詩友而不忍；欲承諾之，又不願向官僚說人情，頗使余難於答應」。

解集》二書。³此外給傅錫祺的信，由傳家後人提供給中興大學教授廖振富研究。⁴

陳懷澄在卸下鹿港街長後，攜其妾住在其親家林瑞騰⁵所提供的車籠埔黃竹坑住家，為林家女、姪講授漢學。晚年罹痴呆之症，林獻堂在避居日本期間，懷念櫟社諸友，曾為詩〈懷櫟社死病諸友寄鶴亭、了庵二詞兄〉，中寫道「沁園人事思多忘」可以為證。⁶一九四〇年過世，原葬於鹿港，由傅錫祺為作「墓誌銘」，而後遷葬於中國福建省漳州埔。⁷

三、日記的年代與格式

陳懷澄先生現存日記起自一九一六年，止於一九三二年，中缺一九一七、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一年各上、下日記兩本，每半年一本。一九二七年日記除記一九二七年全年外，亦記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一九二八年日記自一月二十四日起，一九二八年少一月二十一—二十三日之日記；一九三一年日記自一月二日開始。此外日記中亦非全年紀錄，會有幾日缺記。此外有兩本記事本。⁸

日記的記載簡略，和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蔡培火等人的日記不能相比，如他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三日到霧峰參加櫟社詩會，除前後兩天多記數事外，其餘七天，在日記本上只寫「在霧峯」三個字。如查《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即可知這次詩會有十二名社友與會，外客有四人一起作詩。⁹幸而《傅錫祺先生日記》¹⁰可補充。

日記中的書寫難以辨認之處也不少，雖然記主工大小楷，尤工小楷，但畢竟日記寫給自己看，不需太工整，但這可苦了要閱讀、引用的人。

日記簿大半用日式的，一頁二天，上有干支，新、舊曆日期和曜日（如日曜日），天候、豫定等標題或欄外，記主並未逐日記天氣狀況，預定欄位下兩行空白，從未使用。在每個月末到下個月初間的「補遺」或空白，往往有些小帳的記載（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用蘇

3 陳懷澄一九二一年手稿本《沁園詩草》，於二〇〇六年由龍文書局重印改名《沁園詩存》；《古光集》，除由嘉義蘭記書局在一九三三年印製外，龍文書局於二〇一一年再版。

4 參見李昭容，《鹿港意樓：慶昌行家族史研究》（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頁一〇六—一〇七，即有廖振富教授提供的陳懷澄寄給傅錫祺的明信片。

5 陳懷澄次子陳培坡娶林瑞騰女林少菱。陳培坡一度在香港經商。

6 陳滿盈編輯、林獻堂等著，《海上唱和集》（東京：葉榮鐘發行，一九四二年），頁四。原詩為：「笏山（張玉書）死後繼南強（林幼春），聞道升三（張麗俊）尚在床，壺隱（林仲衡）年來成病渴，沁園（陳懷澄）人事患多忘。遺篇未竟身前志，良藥難尋肘後方，將喪斯文當此日，騷壇旗鼓待重張」。

7 李昭容，《鹿港意樓：慶昌行家族史研究》，頁一〇八—一〇九。

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陳懷澄文書概況》，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提供。

9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誌略》（臺北：發行人莊垂勝，一九四三年），頁五。

10 傅錫祺日記始於一九〇二年，止於他過世那年（一九四六）的八月十七日，共卅五冊，可以互相對照。傅的日記有關櫟社詩會的記載仍不如《水竹居主人日記》所記來得詳細。

州碼記載）、或土地、金錢上的記載（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補遺）。一九一八年用的是株式會社積善館發行的「大正七年新式懷中日記」，沒有任何預設欄位，只有曜日，干支，新、舊曆日期，一頁兩天，上、下欄。一九一九年用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出版的「大正八年當用日記」，欄位、標目複雜，除了曜日，干支，新、舊曆日期外，有「天氣」、「寒暖」、「豫定」、「發信」、「受信」等欄位，還有直接注記祝祭日的欄位，如一月一日為四方拜，一月三日為元始祭。在欄位外，有歷史上今天發生的事，或一則，或二、三則，因空間有限之故。以記主疏節闊目的性格，最實用的是收、受信欄，其餘欄位不到半個月即備而不用。一九二〇年日記本不詳版本，又是另一種日記格式，一天一頁，比前一年的欄位、標目多了不少，設計也有不同，最重要是加了「起床」、「就寢」時間，此外將一天的生活分為外的生活、內的生活（之下有豫定、實行兩欄）、讀書、社會、雜事。也許這是務實的日本人所需要的日記內容，但對記主而言，所謂內、外生活有其難分難解之處。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日記本版本，恢復到一九一八年日記本的格式，也許是同一家出版社的產品，保留曜日，干支，新、舊曆日期、祝祭日。一九二四年的日記，和前三年格式大略相同，但不再是一頁二天，而是一天一頁，並有天氣、寒暖、豫記欄。一九二五年的日記用的是上海協勤中西印刷製本廠製的「袖珍日記」，欄位上為干支紀年、舊曆日期、干支日，左為國曆日期、星期。簡便好用，最適合記主使用。一九二六年用的和林獻堂用的「當用日記」相同，一天一頁，除天

氣、寒暖、受信、發信外，有祝祭日及欄下的歷史上的今天、名人格言。日記內容除了豫記外，不再有任何標目，簡便、實用。一九二七年的日記欄位增加「時事」、「所感」兩欄，欄位上下沒有歷史上的今天和格言，但欄右有日出、日沒時、分。一九二八年的日記寫在積善堂的「大正十年懷中日記」，所以農曆年月日必須一一修訂，才符合需要。一九三〇年日記一頁二天，上下欄外各有歷史上的今天，右欄外有格言。一九三二年起的日記是最簡便的，一頁二天，只有「月」、「日」，自行填寫，沒有其他欄位，悠然自在。

四、日記的價值

記主日記的內容，呈現出其生活圈與交遊圈；知道其生活收入、日常飲食、讀書、寫作、刻印、音樂生活、冶遊、床第之間的事。這是正經八百的官方資料、表面史料上所無法看到的記主另一面相，極為珍貴。以下略述本日記的特色。

(一)保留庄長重要的資料

正如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保留了保正、保甲聯合會會長日常從公記載，是唯一的資料，陳懷澄和傅錫祺日記中則保留了街、庄長資料。李毓嵐曾在其大作《陳懷澄的街長公務職責與文人生活：以〈陳懷澄日記〉為論述中心（一九二〇—一九三二）》一文，由日

記中分析其街庄長的任務，及其與任過潭子庄長（十一年四個月）的摯友傅錫祺的日記所載的庄長執務做比較，大致能將街庄長在地方「自治」上扮演角色描繪出來。¹¹進一步而言，日治時期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各地街庄長以臺人爲多數，能當街庄長者必是當地的領導階層，但近一、二十年來有關街庄長的研究，除新化街長梁道、汐止街長陳定國、旗山街長陳順和外，相當少見，而上述三人均無較多的直接史料。有些街庄長的經歷，只在研究個人生平時順道帶過，均不若陳懷澄有日記存世，而所存的又恰在街長任內，其內容又多與地方警察，特別是能說臺語的日本基層警察的互動，至爲珍貴；從日記中也知道街庄長協力於日本的統治，往往不限於街庄長本人，還包括其家人，尤其是懂日文的家屬，如陳懷澄的長子陳培煦，後來陳培煦也當過鹿港街役場會計役（一九二〇—一九三二）、助役（一九三二—一九三六），甚至戰後當鹿港鎮鎮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¹²

（二）記載相關人群

陳懷澄好客，因此他的日記也可說是交遊日記，他的生活中，除了他的家人，太太林柑及兩個兒子、侄子、宗親、太太家親戚有所提及，也記錄了他生活中接觸到的幾群人。

1. 骨董商：陳懷澄有收、賣骨董的習慣，他也以骨董饋贈朋友、東家、長官，也招呼朋友看他的骨董，¹³買賣、餽贈、品評骨董，似乎是重要的社交活動，因此由一九一六年的日

記，就可以看見一些骨董商出入門庭，如白壽山專售陶器如牙箸、蓋甌，¹⁴尤秀山賣玉錫磬，¹⁵吳閃，又寫成老猴閃，他賣陶器鼓形盒、大花壺、龍燭、柑燈，¹⁶獅鬼面賣陶器，¹⁷王根賣小黑木盒、牙筋，¹⁸梁攀水賣古銅印、印、《師古堂印譜》、茶杯、碗，¹⁹林奏來賣花瓶、珊瑚筋，²⁰還有一日本商人甲斐到鹿港公學校來賣水晶。²¹這些骨董商有一群買家，也是陳懷澄的朋友，他稱他們為「古董鬼」。²²此一群很少在相關的日記人物群像中發現。

11 李毓嵐，〈陳懷澄的街長公務職責與文人生活：以〈陳懷澄日記〉為論述中心（一九二〇—一九三三）〉，《臺灣史研究》，第廿三卷第一期，二〇一六年三月，頁八四—八九。

12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鹿港：鹿港鎮公所，二〇〇〇年），頁一二—一三，陳培煦。

13 本書頁一四五，五月十一日：「午後喚二山搬運古陶瓷器來陳列，請平田校長全其侄來觀」。

14 本書頁一四五—一四六，五月十一日、十三日。

15 本書頁一四二，五月五日。尤秀山、白壽山即陳懷澄五月十一日日記中的二山。

16 本書頁一四八，五月十四日；頁一六六，六月五日；頁三二四，十二月十八日。

17 本書頁一五四，五月二十二日。

18 本書頁一五六，五月二十四日；頁一六〇，五月二十九日。

19 本書頁一六四，六月二、三日；頁一六六—一六八，六月五、七日；頁一八六，六月二十七日。

20 本書頁一五一，五月十九日；頁一八八，六月二十九日。

21 本書頁一五八，五月二十六日。

22 本書頁一六六，六月五日。

2. 家中用人：士紳家族中爲了各種日常需要，必須有用人，在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的寄留簿中會有相關資料，日記中也可找到，如大木、開亨、鹿子（或鹿）、岡市，²³日記中常有「遣价」的記載，²⁴即差遣這些人，其中岡市是女性，照顧生活起居。

3. 各類工匠：日常生活中，常需要工匠，或製造新物品，或修理物件，因此由日記中可以見到這些司傳的影子，記載這群人表示記主對家務的關心與事必躬親。如木匠陳群，是中國惠安溪底派木匠師傅，來商議作交椅事；²⁵宗侄錫燦，是專門的錫工，前來鎔錫，主要在製作公媽爐；²⁶郭贊是製造業工人，來觀看書箱；²⁷雙麟／雙仁司取來五支小刀；²⁸這些司傳的行業，還可由日治法院檔案看到其資料，²⁹令人驚喜。

4. 日本人：日治時期臺灣人日記中不可能不記載日本人，《灌園先生日記》，上自總督，下至管區日本警察、日本特務都有；《黃旺成先生日記》，常出現警察、特務的姓，公學校的日本同僚；《林紀堂先生日記》的日本人也以警察和到他家參觀的多，《楊水心女士日記》更以「ケイサツ」來記載，可知日常生活中管區警察是臺灣人最常接觸的日本人。記主所接觸的日本人，有樞密院顧問官小松原英太郎；臺中中學校校長田川辰一（62）、教諭荒田靜吉、教諭高本幸三（713）、教諭渡邊末照（1027）、書記菅井勝春（1.1）；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小西重直（425）；鹿港公學校校長平田丹藏（12）；石岡公學校校長內藤喜啓（95）；臺中廳廳長三村三平（1.10）、巡查部長中山芳藏（1.29）、公醫古木繁雄（6.23）、庶務課課長

佐佐木忠藏(8.25)、財務課技手田中榮(1.2)・漢詩人渡邊破鐘(1.2)、田口香石(1.13)、松本樂水(3.25)、柳田陵村(5.30)・鹿港支廳警部兼支廳長沼澤伊藏(5.19)、警部補鹽川榮(5.21)、巡查瀧澤哲太郎(1.3)、巡查山村清太郎(1.6)、巡查中西茂吉(3.5)、雇山川伊三郎(1.24)・鹿港龍山寺住持光明智曉(1.29)・彰化銀行鹿港出張所行員田口直正(5.25)・律師野津三次郎(2.27)・曾任中部《臺灣日報》記者久我懋正(3.23)。此外有街長左右手的前後兩任助役小林和助、吉田秀治郎，³⁰是與臺籍庄長共治鹿港的重要人物。

23 本書頁四〇，一月二十八日。此大木如非人名，可做大木司傳解：頁六五，二月十五日；頁七四，二月二十五日；頁一〇七，三月三十日。

24 本書頁六八，二月十八日。

25 本書頁五八，二月七日。

26 本書頁九二～九三，三月十五、十六日。

27 本書頁一一八，四月七日。

28 本書頁一二一，四月二十三日。

29 如陳錫燦，一八八九年生，鹿港人，記主堂兄陳輝坪孫，從事鍼力細工（錫匠、打馬口鐵）。〈日治法院檔案，司訓所，大正二年判決原本第十冊〉，頁九一。

30 李毓嵐，〈陳懷澄的街長公務職責與文人生活：以〈陳懷澄日記〉為論述中心（一九二〇—一九三二）〉，頁九一～九二。

此外和鹿港、臺中甚至全臺士紳間的來往，也多所記載，雖然有些記主用綽號稱呼較難正確解讀，但足以充分顯示，歷來研究者關心的臺中文化中有鹿港、霧峰重要文人士紳的重要聯結。

記主日記中還有重要的資料如感情生活、休閒生活，李毓嵐已在文中敘及，不贅。

(三) 又一櫟社社員日記出現

廖振富在研究〈傳錫祺先生日記〉時，曾將櫟社人物中林獻堂、張麗俊、林痴仙、傳錫祺日記做比較，包括涵蓋年代、現存日記冊數數量、寫作特色、作者身分、日記整理出版情形，³¹如今再加上陳懷澄日記，使櫟社史料更為齊全。但因本日記對櫟社的詩會記載不多，貢獻有限，反而是其中與櫟社諸子，尤其是鹿港的施家本、莊太岳、鄭汝南，苑裡陳貫、陳瑚兄弟多所往來，其中與潭子傳錫祺最是莫逆，但兩人性格不同，唯致力於提振漢學、詩學則為同道；但休閒、感情生活則大異其趣。記主與霧峯林痴仙、林幼春、林仲衡、林獻堂間也有些交情，與以後同時被櫟社除名的連雅堂、林子瑾也頗有來往，但以後者交遊較密。這些資料有益於對櫟社成員進一步的研究。其實櫟社後期也還有兩位社員留下相關資料，如葉榮鐘日記及張賴玉廉的全集，³²也不應忽略。

(四) 提供研究鹿港地方的史料

日記資料的珍貴性在長年累月記載周邊發生的事，尤其提供個人衣食住行育樂各方面的訊息和他擔任鹿港街長如何送往迎來、應付長官以及在當地的建樹。由記載而得知鹿港當地的一些文人，以文祠、武祠為日常集結之地，那時鄭鴻猷書法家、施志強攝影家以及陳懷澄那班朋友時時相會。鹿港街開的小吃店，如有一家名「梅蘭芳」的；平常吃的點心如錦香的麵、米粉、豬蹄、麵包；還有他在大和家塾任教和辜顯榮一家的來往、幫辜顯榮寫信給名人，如辜鴻銘；搭車前往臺中和文友會合，而後看戲（本年六月二十日請臺中中學校老師在臺中座觀日劇時，還遇到林獻堂帶祖母來看戲）、宴飲甚至冶遊，清代彰化縣城的地位，已完全被臺中所取代了。他在鹿港公學校授課的情形，和鹿港公學校教員許煌輝的交往，學校

31 廖振富，〈傳錫祺日記〉的發展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四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頁二〇八～二一一。表一機社人物日記對照中有關「日記整理出版情形」除《水竹居主人日記》外，其他有新資料可以增補。《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七冊，已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出版完。傳錫祺日記則在廖振富教授中介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與傳錫祺孫女傅紅蓮、傅紅杏簽訂合作數位典藏協議書，同意合作的標的為《傳錫祺先生日記》三十五冊及相關史料（長子傅春魁先生一九三八年日記、影印家書三冊），稱為「傳錫祺文書」(T0889)。以上資料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之《傳錫祺文書概況》，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提供。

32 張賴玉廉，《挹青吟草：張賴玉廉詩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八年）。